

# 中国日语学习者分裂非宾格性的习得研究

吴宇驰 张佩霞

(湖南大学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近年来, 对传统的不及物动词进一步分类为“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呼声很高。对于这种“分裂非宾格现象”, 在日语语言学界已经被充分证实。本文运用 25 个使役被动句为实验材料, 对日语母语者(8 名)、超级(11 名)、高级(16 名)中国日语学习者日语分裂非宾格性的习得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通过对 7 分段量表收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测量方差分析后, 我们认为中国日语学习者可以习得日语的分裂非宾格表征。

**关键词:** 中国日语学习者 分裂非宾格 使役被动句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在日语教学和一般的日语语法参考书中, 动词一般被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两类。但是, 近年来对不及物动词继续进行下位分类的呼声很高, 非宾格性(unaccusativity)和非作格性(ungativity)等术语也是不绝于耳。对于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研究首先是以语言类型学为嚆矢的。语言类型学家通过对格标记的考察发现巴斯克语(Basque)与爱斯基摩语(Eskimo)及物动词的主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格标记不同, 而把人类语言分为“主格/宾格”语言和“作格/通格”语言两大类, 然后又提出了“分裂作格”、“词法作格”和“句法作格”, 甚至把作格扩展到篇章上。之后, 以 Burzio(1986) 等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学派针对不及物动词提出了“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两类。1978 年, Perlmutter 在关系语法(Relational Grammar) 的背景下, 首次提出了著名的“非宾格假说”(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所谓“非宾格假说”是指所有的语言中不及物小句存在两种现象: 非宾格现象和非作格现象, 由此传统的不及物动词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 非作格动(ungative)和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这种现象被称为分裂非宾格(the Split Unaccusativity), 也叫作分裂不及物(the Split Intransitivity)。在生成语法的 GB 理论<sup>1</sup>下, 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在底层构造中的不同, 可以用例(1)来表示。

(1)非作格动词:a.[VP DP[ V' V ]]

非宾格动词:b.[ VP [ V' V DP ]]

同时, 在日语分裂非宾格研究方面也是成果颇丰, 持纯句法观点的有 Miyagawa(1989), Takezawa(1991)等, 采用纯语义方法的有 Kishimoto(1996)等, 运用句法语义接口立场的有影山(1993, 1996), Tsjmur(1990, 1991)等。这些研究已经充分证明, 日语中确实存在分裂非宾格现象。遗憾的是, 与理论研究相对应的日语分裂非宾格性习得研究, 特别是以中国日语学习者作为调查对象的考察与理论发展的日新月异相比存在严重脱节。到目前为止, 探讨日语分裂非宾格性的习得研究有 Hirakawa(1999, 2001, 2003), Sorace&Shomura(2001)等, 但他们的实验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为调查对象, 且偏重于以英语行文并发表。另外, 上述先行研究在实验设计、实验材料的选取、效度等变量控制上亦存在明显不足。这

<sup>1</sup>普遍语法原则及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 通常称为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以下简称 GB 理论), 代表作为《论管辖与约束》(Chomsky, 1981)。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上提倡心理主义, 批判行为主义。1984 年以后他把语言学视为一种心理学, 最终是生物学, 是研究人类这一最高等生物大脑机制的复杂科学。

些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角度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 2. 研究背景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日语的不及物动词可以继续下位分类成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在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上,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是外论元(external argument),而非宾格的唯一论元为内论元(internal argument)。这使得在某些句法表现上,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和及物动词的主语呈现出相似的特性而非宾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则与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相近。另外,从题元角色(thematic relation)来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表层主语一般相当于“施事”<sup>2</sup>(Agent/Actor),而后者一般是与“述题”(Theme)一致。在本小节,笔者拟从理论研究和习得研究两个角度对这种分裂非宾格现象进行阐述。

### 2.1 日语和汉语中的分裂非宾格

关于区分日语非宾格与非作格动词的分裂非宾格性测试法<sup>3</sup>,影山(1993),Tsujimura(1991),Kishimoto(1996)等学者都有详细论述,其中非宾格性测试法有「たくさん」句测试、结果句测试(resultatives construction)、「かけ」句测试等;而验证非作格性的句型则有间接被动句与使役被动句等。限于篇幅,这里只对「たくさん」句测试和本文实验部分使用的使役被动句进行简要的介绍。

#### (2) 「たくさん」句测试

a. 及物动词:たくさん飲んだ=飲んだ量がたくさん≠飲んだ人がたくさん

意为:喝了很多(酒等),不能表示很多人喝了(酒等)。

b. 非宾格动词:たくさん生まれた=生まれた子供がたくさん

意为:生了很多孩子,不能表示很多人(都)生了孩子。

c. 非作格动词:たくさん遊んだ=遊んだ量がたくさん≠遊んだ人がたくさん

意为:玩儿的量很大,不能表示很多人玩耍。

如例句(2)所示,在日语中作为一种数量词「たくさん」可以表示数量很多或者动作的量很大,但无论在及物动词还是两类不及物动词句中,其只能表示在内论元位置上生成的名词短语(NP, Noun Phrase)数量之多,否则其只能修饰动词所表示动作进行的“量”很大。正如上述译文所示,这在语义上显露出了两类不及物动词的差异。例如,(2)c中的非作格动词没有内论元,所以与「たくさん」共现时,得到的语义只能是动作的量很大,这与及物动词与非宾格动词的表征相左。

#### (3) 使役被动句

a. 非宾格动词:\*<sup>4</sup>水が蒸発させられた。(译文:水被强迫让蒸发。)

b. 非作格动词:太郎は就職させられた。(译文:太郎被强迫去就职。)

<sup>2</sup> “施事”在题元角色亦称为语义角色上一般指实施了动词所表示动作的动作者;而“述题”表示受到动词所表示动作或状态影响者。另外,也有语言学家将“述题”进一步分为“受事”(Patient)与“述题”。

<sup>3</sup> “分裂非宾格测试法”是指在语义上或者是否合乎语法的角度上,能凸显出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不同的测试法,其既可以是句法测试,也可以是语义测试。另外,文中涉及的“非宾格测试法”主要是指非作格动词在此环境下会不合语法或者语义上出现偏差。“非作格测试法”同理。

<sup>4</sup> “\*”在文中统一表示该句不合语法,但对其不合语法的程度,全文并未做到统一。

日语的使役被动句所表达的意思为：句子的表层「ガ」格主语被强迫做了某事。如例句(3)所示，非宾格动词在这种句型下表现为不合乎语法。之所以这种句型可以测试出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不同，是因为在 GB 理论框架下，使役被动句中两类动词的「ガ」格主语的生成位置不同。日语允许所有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主动态变成使役形式，但是在使役句基础上再追加被动态时，只有原及物动词句的「ガ」格主语和非作格动词符合语法。我们先以及物动词句为例对这一现象加以论述。

(4)a. 及物动词主动句：生徒が高価な本を買った。

译文：学生买了高价的图书。

b. 及物动词使役句：先生は生徒に高価な本を買わせた。

译文：老师强迫学生买了高价的图书。

c. 及物动词直接宾语的使役被动句：生徒は先生に高価な本を買わされた。

译文：学生被老师(强迫)让买了高价的图书。

d. 及物动词间接宾语的使役被动句：\*高価な本が先生(によって)生徒に買わされた。

译文：高价的图书被老师强迫着学生买了。(影山 1993:61)

如果把(4)b 变形例句(5)后，我们发现上述的(4)c 成立，而(4)d 不成立这一现象是由于「高価な本」这一包孕句中的直接宾语 NP 与使役被动句型无法共现而造成的。

(5) 先生は[生徒が高価な本を買う]させた。

↓  
包孕句

将(4)b 的树形图画出的话，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占据 NP<sub>2</sub> 位置的名词短语无法变成使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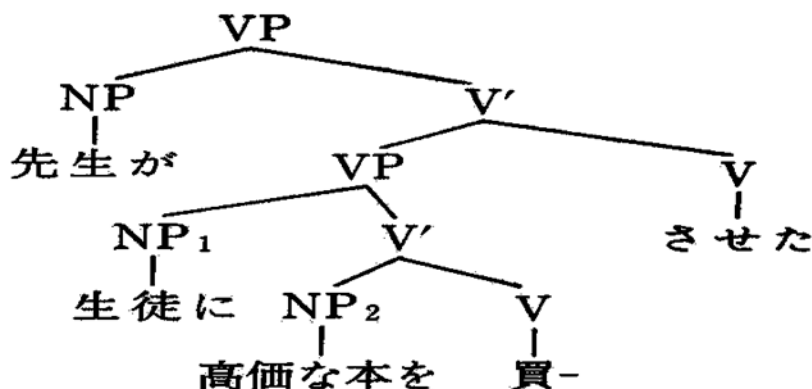


图 1 例句(4)a の树形图(影山 1993:61)

被动句，而 NP<sub>1</sub> 位置则不受影响。同时，NP<sub>2</sub> 位置即为底层直接宾语生成位置，或者说相当于直接内论元位置，又鉴于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唯一论元分别相当内论元和外论元，因此日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在使役被动句上的差异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中文的分裂非宾格性研究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其中吕(1987)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随后黄(1990)、杨(1999)等相关文献也不断涌现。参考上述先行研究我们认为，汉语目前公认只存在非宾格性测试法，即内论元倒置现象。(参照例(6)、(7))

## (6)非作格动词

a.张三哭了。

b. \*哭了张三。<sup>5</sup>

## (7)非宾格动词

a.张三来了。

b.来了张三。

观察例(6)、(7)我们可以发现,汉语非宾格动词可以灵活地使其唯一论元出现在动词前或动词后,而非作格动词则不允许这样的操作。

综上所述,汉日两种语言在分裂非宾格的测试法上存在明显不一致。换言之,日语存在可以测试非宾格性与非作格性的多种句型,而汉语比较公认的只有内论元倒置这一种可以凸显非宾格动词的测试法。因此,中国日语学习者在接触到日语输入(input)时,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可学性(learnability)问题,即在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况下,学习者能否重置与母语不同的参数,以习得日语中潜藏的这两类不及物动词的区别呢?

## 2.2 日语分裂非宾格性的习得

关于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习得研究在学界也越来越受到瞩目,特别是以英语为目标语言的习得研究。如下例(8)所示,在跨语言的视角下,英语学习者倾向于对非宾格动词过

(8).The eruption of Sakurajima Island was occurred.

Yip(2000)

度被动化(overpassivization)。为了解释这种特殊的误用现象,产生了各种假说,如Oshita(2000)提出的“非宾格陷阱假说”(The Trap Unaccusative Hypothesis)等。但是反观日语非宾格性的习得研究,由于学习者一般不会产出明显的形态上的错误表征,日语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的区分在教学和实际会话场面中也不具备太高的凸显度,继而不会造成太大的语义差错、交际失败等不利影响,故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忽视。目前为止,探讨日语分裂非宾格性的习得研究有Hirakawa(1999, 2001, 2003),Sorace&Shomura(2001)等,但他们的实验大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为调查对象,且偏重于以英语行文并发表。另外,上述先行研究在实验设计、实验材料的选取、效度等变量控制上尚存在明显不足。如Hirakawa(2003)在比较“表层非对格”与“深层非对格”时,分别使用了结果句和使役被动句,通过学习者在两种句型的判断上的正确率,得出了日语表层非对格相较于深层非对格更难习得的结论。但是,使役被动句相较于结果句而言对于学习者来说本身就是更加复杂的句型,这种比较在表面尺度上存在的偏差不容小觑。另外,Hirakawa(2003)在实验中使用的使役被动句都没有明确地控制语义这一个潜在的变量。再者,笔者对日语、汉语、英语三种语言为对象的分裂非宾

<sup>5</sup> 当出现内论元倒置时,汉语会出现“不限定”现象。即只允许“不定”(indefinite)的名词短语灵活地移动,定指的NP与非作格动词一样不允许移动(如下例)。由于与本文考察内容关系不大,在此不展开叙述。

(i) a. 李老师来了。

b. \*来了李老师。

表 1 日语、汉语、英语分裂非宾格性的习得研究

| L1 | L2 | 研究一览                                                         |
|----|----|--------------------------------------------------------------|
| 汉语 | 英语 | Yip (1995), Balcom (1997), Juffs (1996), 莫(2012), 张、刘(2013)等 |
| 汉语 | 日语 | Hirakawa (1999) — 只有一部分被试为中国人                                |
| 英语 | 日语 | Hirakawa (1999, 2001, 2003), Sorace & Shomura (2001) 等       |
| 英语 | 中文 | Yuan (1996), 袁(2002, 2015), 赵(2002) 等                        |
| 日语 | 英语 | Owada (2005), Kuribara (2005), 佐藤(2009) 等                    |
| 日语 | 汉语 | 相关研究缺失                                                       |

格性习得研究进行归纳(见表(1)), 发现无论是以汉语还是以日语分别为一语或二语的习得研究都在数量上十分稀缺。鉴于以上现实需求, 本文拟用使役被动句为实验材料, 考察日语水平为高级和超级的中国学习者的分裂非宾格习得情况, 以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 3. 实验研究

#### 3.1 问题意识

本研究的出发点为: 基于分裂非宾格性测试法上中日两种语言的较大差异, 中国日语学习者能在缺乏明确指导的不利条件下, 洞悉日语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的不同?

#### 3.2 实验材料

本文的实验采用 7 分段量表来收集数据, 材料参照 Hirakawa(2003), 并弥补了其不足之处。在 2.1 小节我们解释了日语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在使役被动句上产生语法性差异的本质原因, 另外由于该句型在日语中本身容易受到主语的生命性(animacy)和是否产生负面感情色彩等因素左右, 所以实验所使用的使役被动句分别从“动词”、“句法”、“语义限制”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量控制。接下来对这三个变量控制操作分别进行说明。

首先, 实验选用了 3 种动词, 即及物动词、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同时, 由于本实验的被试全部为汉语母语者, 为了尽可能消除母语的影响, 我们在挑选动词时刻意回避了所有的サ变动词, 只选用日语固有动词词汇。

(9) a. 及物动词: 食べる、飲む、聞く、買う、する、教える、助ける、見る

b. 非作格动词: 歌う、働く、走る、泳ぐ、遊ぶ

c. 非宾格动词: 着く、埋まる、死ぬ、捕まる、老ける

再者, “句法”这个变量表示, 及物动词句在使役被动句条件下, 图 1 的 NP<sub>1</sub> 与 NP<sub>2</sub> 的对立, 即(4)c 与(4)d 的对立, 或者说是及物动词的外论元与直接内论元的对立。同时, 作为本文考察重心的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的差异也是这种句法变量的一个因素。在控制句法的同时, 我们对使役被动句主语的生命性也进行了相应操作。除了 Hirakawa(2003)中的 4 种类型的句子, 我们还添加了有生命主语做及物动词内论元句主语的句子, 如(10)b。这与(4)d 是不同的。

(10) 及物动词主动态: 彼が迷子を助けた。

a. 及物动词外论元句:

彼が見知らぬ人によって迷子を助けさせられた。

b.及物动词内论元句:

\*迷子が見知らぬ人によって彼に助けさせられた。  
↓  
有生命主语

最后,对于“语义限制”这个变量的控制,是出于使役被动句这个句型本身的特殊性进行考量的。日语中使役被动句表示句子主语在被强迫的情况下不情愿地做了某事,同时会伴随受害意义。如果不存在被迫或受害语义的话,则应该使用「させてもらう」这种表现形式。我们为了论证 Hirakawa(2003)没有考察“语义限制”这个因素会有碍于实验结论的可靠性这一假设,刻意在原有句型基础上增加了一类“语义对立句”。且所有实验使用的句子在语义的“受害性”上都进行了相应的控制。最终,实验共使用了 25 个(5 类×5 个)句子,其中一部分如(11)所示:

(11) D 句:语义对立句(5 句)

王さんは好物の納豆を食べさせられた。×

A 句:及物动词外论元句(5 句)

私は部長によって大勢の人の前でスピーチをさせられた。○

B 句:及物动词内论元句(5 句)

弟がお母さんによって兄に教えさせられた。×

N 句:非作格动词句(5 句)

美咲さんが歌わせられた。○

T 句:非宾格动词句(5 句)

犯人が捕まらせられた。×

### 3.3 受试

本实验的参加者分为三个组,按日语水平不同分为母语者(8 名),超级日语学习者(11 名),高级日语学习者(16 名)。

其中日本人组,全部为在华留学生,在华留学经历都不超过一年,且不具备语言学相关知识。超级学习者 11 名多为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师,全体人员具有较长时间的赴日留学经历。16 名高级日语学习者为笔者所在大学的日语专业硕士生,全员都通过了新日语能力考试 N1 级,且大都没有赴日留学经验。

### 3.4 实验步骤

实验采用一次一人的形式,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一人所需时间约为 9 分钟。受试被要求每次在 10 秒的时间限制内,阅读投影仪屏幕上的一个句子,然后在答题纸 1-7 分的相应位置打勾。其中 1 分表示该句子完全不成立,7 分表示没有任何问题,是完全自然的日语。当全部 25 个句子随机乱序播放完毕后,会对学习者的个人信息进行询问(如:姓名、年龄、日语学习经历、留学经历等)。

## 4 实验结果

实验共准备了 25 个句子,A 句、B 句、D 句、N 句、T 句各 5 句。实验分析采用 3×5 的 2 因素反复测量方差分析法(Repeated measures ANOVA),其中数字“3”表示受试的三个组别(即:日语水平),数字“5”则是上述 5 种不同的句子类型(即:A 句、B 句、D 句、N 句和 T 句)。另外,本文的统计显著水平全部设定为 5%。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句型的主效果显著( $F(4,32)=45.41, p<.05$ ),日语水平的主效果并未达到显著( $F(2,32)=2.84, p>.05$ )。这说明本实验的受试者总的来看是区分这五类不同的句型

的,即本实验设计的句型这一因素在统计上起到了很好的区分作用。而学习者水平的主效果未达到 5%的显著水平说明,受试者之间在整体表现上不存在太大的差异。用 Ryan 分析法对句型的主效果进行多重比较发现,本实验重点考察的 A 句与 B 句之间( $t=9.775, df=128, p<.05$ ), A 句与 D 句之间( $t=7.964, df=128, p<.05$ ), N 句与 T 句之间( $t=9.329, df=128, p<.05$ )都出现了显著的差异。这表示 3 组受试作为一个整体都和笔者的预测一致,不但可以洞察出及物动词外论元和直接内论元转换成使役被动句后的语法性上的差异,也能同时观察出非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在使役被动句下的不同。另外,本文刻意引入的 D 句(语义对立句)也与 A 句——没有任何错误的无标及物动词使役被动句之间出现了显著差异,这足以说明语义因素是会对学习者的判断产生影响的。根据图 2 的直观数据我们也明显地可以看出上述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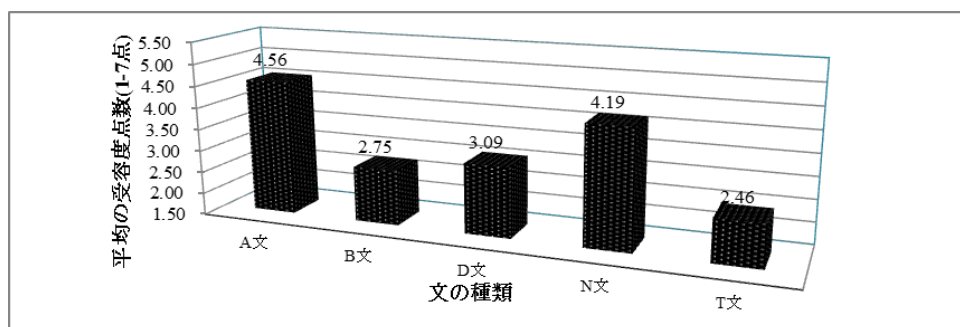


图 2 全部受试者对不同类型使役被动句的打分

日语水平×句型的 1 次交互作用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F(8,128)=3.13, p<.05$ )。对单纯主效果的进一步检定得到了如下结果。

(12)

a. 在不同日语水平组别之间, A 文( $F(2,160)=0.84, p>.05$ )、D 文( $F(2,160)=1.486, p>.05$ )、N 文( $F(2,160)=2.755, p>.05$ ), 不存在显著差异。简而言之, 参照日语水平主效果不显著的结论, 我们可以认为 3 组学习者在 A 句、D 句、N 句这些正确的句子上给出了近似的判断。

b. 与上述的倾向相对的是, 同样在不同日语水平组别之间, B 句( $F(2,160)=5.269, p<.05$ )和 T 句( $F(2,160)=4.539, p<.05$ )出现了显著差异。这说明在对 B 句和 T 句进行判断时, 控制组、超级组、高级组 3 组中至少有 2 组之间没有能够给出相似的答案。关于具体是哪些组别之间出现差异, 还有待下文对交互作用的多重比较进行分析才能知晓。

c. 在不同类型的使役被动句之间、各组别都显示出了显著差异(控制组( $F(4,128)=20.846, p<.05$ )、超级组( $F(4,128)=20.644, p<.05$ )以及高级组( $F(4,128)=8.138, p<.05$ )。这 5 种不同类型的句子作为一个实验变量是受人为控制的, 所以此时出现差异也完全在意料之中。

接下来我们对(12)b 和(12)c 这两类交互作用的主效果出现显著差异的数据运用 Ryan 分析法进行多重比较。

首先, 关于(12)c 中的显著交互作用, 我们在不同句型的分析中将不会考察所有的 10 种两两比较方式, 只挑选与研究课题有关的 A 句 vs. B 句、A 句 vs. D 句、N 句 vs. T 句进行说明。

在不同类型的使役被动句之间控制组的表现如下: A 句的得分显著高于 B 句( $t=6.026, df=128, p<.05$ ), A 句的得分显著高于 D 句( $t=3.573, df=128, p<.05$ ), N 句的得分显

著高于 T 句( $t=4.520, df=128, p<.05$ )。

在不同类型的使役被动句之间超级组的表现如下: A 句的得分显著高于 B 句( $t=5.506, df=128, p<.05$ ), A 句的得分显著高于 D 句( $t=4.846, df=128, p<.05$ ), N 句的得分显著高于 T 句( $t=7.323, df=128, p<.05$ )。

在不同类型的使役被动句之间高级组的表现如下: A 句的得分显著高于 B 句( $t=4.664, df=128, p<.05$ ), A 句的得分显著高于 D 句( $t=5.528, df=128, p<.05$ ), N 句的得分显著高于 T 句( $t=3.698, df=128, p<.05$ )。

接下来我们将同样通过多重比较对(12)b 中提及的、在不同组别间某一句型上的差异进行分析。

对 B 句的分析中, 通过 Ryan 分析法进行多重比较的结果为:

控制组和超级组间( $t=3.002, df=160, p<.05$ )、超级组和高级组间( $t=2.799, df=160, p<.05$ )出现了显著性差异, 而控制组与超级组间没有得到显著差异( $t=0.438, df=160, p>.05$ )。这说明在对 B 句这种语法性较差的句子的判断上, 高级学习者和母语者、超级学习者之间尚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可以认为, 高级学习者与其他两组受试相比, 在使役被动句条件下及物动词直接内论元转换成使役被动句后的语法性的习得上仍旧存在上升的空间。

对 T 句的分析中, 通过 Ryan 分析法进行多重比较的结果为:

与 B 句的分析极其相似, 控制组和超级组间( $t=2.902, df=160, p<.05$ )、超级组和高级组间( $t=2.324, df=160, p<.05$ )出现了显著性差异, 而控制组与超级组间没有得到显著差异( $t=0.745, df=160, p>.05$ )。这同样说明了在非宾格动词唯一内论元不能转化为使役被动句这一点上, 高级学习者不如母语者和超级学习者表现好。

## 5 结论

本文以 8 位日语母语者, 11 位超级和 16 名高级中国日语学习者对象, 使用 25 个使役被动句为实验材料, 考察了中国日语学习者分裂非宾格的习得情况, 并得到了以下结论。

1.在不考虑组别的情况下, 受试者全体都在 A 句与 B 句、N 句与 T 句之间显示出了显著的语法性对立。我们认为, 无论是母语者, 还是超级、高级学习者都洞悉了“及物动词外论元和直接内论元转换成使役被动句后的语法性差异”, 也能同时观察到“非作格动词和非宾格动词在使役被动句下的不同”。这和我们的预测不谋而合。

2.从学习者的打分来看, 3 组学习者不存在特别显著的差异。但是深究到具体句型, 在 B 句和 T 句的表现上, 高级学习者逊于其他两组受试者。

3.先行研究没有考虑到的使役被动“语义限制”这个因素, 通过 A 句与 D 句之间的显著差异被证实为必须作为一个因素加以控制。

4.如果以母语者的打分作基准来看, 高级日语学习者在分裂非宾格的习得上仍旧具有上升的空间。

最后, 作为对 3.1 节提出的问题意识的回答, 我们认为中国日语学习者在没有明确的指导下也可以习得潜藏在表层语言现象背后的日语分裂非宾格性。本文仅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分裂非宾格的习得做了较为粗略的考察。作为今后的课题, 基于本研究的实验结果, 我们将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和实验参加者的人数, 对实验设计和变量控制加倍用心, 为构建更加系统的习得理论体系而努力。

## 参考文献

- [1]Burzio, L.1986.Italian syntax: A Government-Binding approach.[M].Dordrecht: Foris.
- [2]Perlmutter,D.1978.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J].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4:157-189.

- [3]Tsujimura,N.1990.Ergativity of nouns and case assignment.[J]. Linguistic Inquiry, 21: 277–287.
- [4]Tsujimura,N.1991.On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of Unaccusativity.[J].Journal of Japanese Linguistics,13: 91–116.
- [5]Kishimoto,H.1996.Split intransitivity in Japanese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J]. Language, 72:248–286.
- [6]Miyagawa, S.1989. Structure and case marking in Japanes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7]Sorace, A.,&Shomura, Y. 2001.Lexical Constraint on the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Split Intransitivity. [J].Studie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3:247–278.
- [8]Hirakawa, M. 1999.L2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unaccusative verbs by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Chinese.[R]. In Kanno, K. (Ed.).The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M].Amsterdam: Benjamins,89-113
- [9]Hirakawa, M.2001.L2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unaccusative verbs.[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3:221-245.
- [10] Hirakawa, M.2003. Knowledge of Deep versus Surface Unaccusativity in Second Language Japanese.[J].Second Language,2:23-51
- [11]Yip,V.1995.Interlanguage and learnability: From Chinese to English.[M]. Amsterdam: Benjamins.
- [12] 影山太郎.1993.文法と語形成[M].ひつじ書房
- [13] 影山太郎.1996.動詞意味論言語と認知の接点[M].くろしお出版.
- [14] 黄正德.1990.中文的两种及物动词和两种不及物动词[A].第二届世界华语语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 世界华文出版社, 39-59
- [15] 杨素英.1999.从非宾格动词现象看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J].当代语言学( 1): 30-43
- [16] 吕叔湘.1987.说“胜”和“败” [J].中国语文( 1): 1-5。

## The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Split Unaccusativity by Chinese JFL Learners

Wu Yuchi ,Zhang Peixia

( Yuelu Mounta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Recently, the voice of reclassifying the traditional verb class of intransitive into unaccusatives and unergatives is very high in theories field. The correlational researches have fully justified the Split Unaccusativity in Japanese. The present paper used 25 Japanese Causative-passive sentences as the experiment material to investigate the mastery degree with respect to the Split Unaccusativity of 8 Japanese native speakers, 11 advanced Chinese JFL learners and 16 near-native learners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data obtained by the seven-point Likert scale, we came to a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JFL learners can to some extent acquire the Japanese Split Unaccusativity.

**Keywords:** Chinese JFL learners the Split Unaccusativity Causative-passive Sentence